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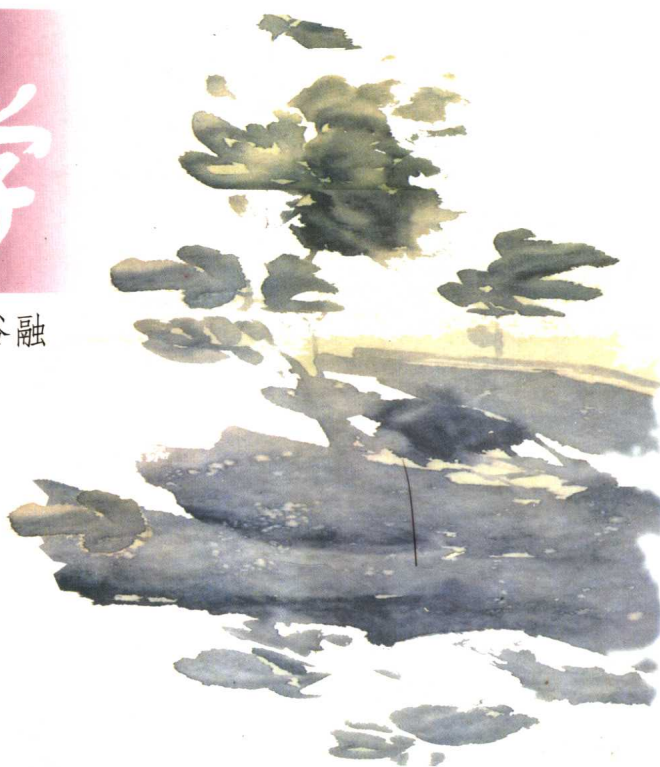
下卷一·小说

(1949—1995)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文学

主编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下卷一·小说
(1949—1995)

主 编 钱谷融

副主编 王铁仙 汤逸中 陈子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下卷(1):小说:1949~1995/钱谷融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5617-2117-X

I.中… II.钱…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582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下卷一·小说

(1949—1995)

主 编/钱谷融

责任编辑/叶志方

责任校对/李雯燕

封面设计/高山

版式设计/蒋克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印 刷/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 32 开

20.25 印张 41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九次

书 号/ISBN 7-5617-2117-X/I·210

定 价/25.00 元

编委会(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

叶子铭(南京大学)

孙中田(东北师范大学)

孙玉石(北京大学)

汤逸中(华东师范大学)

杨 扬(华东师范大学)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

吴小美(兰州大学)

汪文顶(福建师范大学)

陆耀东(武汉大学)

范伯群(苏州大学)

贾植芳(复旦大学)

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

黄修己(中山大学)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山地回忆·····	孙 犁(1)
初雪·····	路 翎(8)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34)
活动变人形(存目)·····	王 蒙
红豆·····	宗 璞(72)
红旗谱(存目)·····	梁 斌
百合花·····	茹志鹃(102)
“锻炼锻炼”·····	赵树理(112)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133)
创业史(第一部 存目)·····	柳 青
✓我们看海去·····	林海音(148)
✓在山区收购站·····	骆宾基(171)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197)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211)
射雕英雄传(存目)·····	金 庸
人到中年(存目)·····	谌 容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225)
人啊,人(存目)·····	戴厚英
芙蓉镇(存目)·····	古 华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张贤亮(237)
✓大淦记事·····	汪曾祺(258)

- ✓ 那五 邓友梅(277)
- ✓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320)
- 哦,香雪 铁 凝(331)
- ✓ 美食家(存目) 陆文夫
- 棋王 阿 城(344)
- 白色鸟 何立伟(382)
- ✓ 命若琴弦 史铁生(388)
- 冈底斯的诱惑 马 原(410)
- ✓ 透明的红萝卜 莫 言(460)
- ✓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509)
- 山上的小屋 残 雪(570)
- 浮躁(存目) 贾平凹
- 洗澡(存目) 杨 绛
- 叔叔的故事(存目) 王安忆
- ✓ 一地鸡毛 刘震云(575)
- 过把瘾就死(存目) 王 朔
- 北方的河(存目) 张承志
- 九月寓言(存目) 张 炜
- 红粉(存目) 苏 童
- ✓ 女房东 严歌苓(624)

山地回忆

孙 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

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也就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还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

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姐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原载《小说》杂志 1950年第3卷第4期）

初 雪

路 翎

有一次,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面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了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经过当地政府的再三动员,最后下了命令,他们才肯离开他们的炮火下的家。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末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刘强和王德贵帮助着妇女们上车,先放上一些比较大的包裹,让几个年纪大的、带孩子的妇女坐上去,然后又继续往车上填塞着东西;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的巨大的、单调的回响,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了刘强的许多感触。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当学徒,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他觉得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妇女们总不肯丢掉它们;为了抢救一个包着几件小孩的旧衣服的包裹,他的姐姐就在车轮下被碾伤了。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现在他自己在遥远的祖国有一个家,有两个孩子。解放以前的那七八年,生活是不容易

的，于是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裹，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特别因为这些妇女们的家是处在敌人的炮火下，这些零碎的东西是在激烈的炮声下从那些单薄而潮湿的小防炮洞里搬出来的，他心里就非常爱惜，对每一件东西都充满着尊敬。这些东西仿佛在对讲述着艰苦和贫穷，同时又仿佛对他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于是他就愉快而耐心地帮助妇女们安放她们的东西，而且总在说：“还能想办法装上哩，阿妈尼，阿志妈尼，能带上的就带上吧。”妇女们眼看着车子不大装得下，就不再留恋她们的东西了，有的就想要把自己的已经搬上车的东西再搬下来好让出地方来给别人，特别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大娘，她把她的两床破炕席从车上又拿了下来，她的那种默默无言的神情特别使刘强感动，于是，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地上仍然放着一些零碎的东西，同时还有好一些妇女没有上车，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在车上找寻着缝隙，请坐好的人们又站起来，想着办法。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又用着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阿妈尼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两个篮子也绑在后边，……对啦，这样就压不坏啦，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得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炕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成严厉的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多呢！”可是说

不出口了。

“好！这笼子里还有两只鸡呢。”刘强的声音又变得愉快而活泼了，他向车上喊着，“阿志妈尼，这个鸡，顶好！”

还没有上车的两个年轻的妇女发出了笑声。其中的一个用一条花格子毛巾包着头，有一对浓黑的眉毛，眼睛亮晶晶地闪耀着，带着一种吃惊的天真的表情，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热情的、结实得发胖的司机，好像说：“这个人多奇怪，多好啊，他怎么会这么细心呀。”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于是，还没有上车的妇女们带着提在手里的小东西开始上车。刘强抱起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她的冻得冰冷的脸上亲了一下，把她举上了车。到这时为止，这个女孩显露着大人似的忧郁的神情，一直在看着响着炮火的前沿，敌人打出来的白色的烟幕弹在昏暗的天色里升得很高。这懂事的女孩在想什么呢？刘强把她举上了车，用朝鲜话对她说：“等胜利了，你们就回来，我们帮你盖一间大房子，啊！”这时那个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正在上车，攀在车边上停下来了，说：“英加，谢谢司机，”随后皱着脸，激烈地说，“她的爸爸叫李承晚在这里打死的！”

那剪着齐眉的短发，穿着红袄子的女孩仍然在忧郁地不动地看着落着炮弹的前沿。她的母亲，一个憔悴的中年妇女，俯下头来，靠在女儿的肩上。刘强注意到她的怀里还另外抱着一个孩子。那白发的老大娘激怒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说了半句又没有说了，所有的妇女都凝望着她们的毁灭了的村庄和她们的遗留下来的田地，虽然在昏暗的天色中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时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迟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的

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他攀上了车子，对里面看着。车上实在太挤了。那啼哭的，就是刚才那个叫做英加的女孩的弟弟，一个大包裹压在他们的母亲的膝上，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那母亲给他奶吃，哄他，他仍然哭着。最初一瞬间刘强想设法拿开那包裹，但随即想到，这样仍然是不行的；几百公里的路程，而且夜里面天气要更冷的。于是他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他们有两个人，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望着周围的人们，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的……”那母亲激动地说。

“不谢！小王！”刘强喊，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喊着，“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什么啦！”小王跑过来，他惊奇着刘强今天怎么会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跳下车去，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

“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

但这时刘强已经甩下了披着的大衣，脱下自己的上衣来包在孩子的身上了。

“咄！”他说，“做这么回把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拿大衣包着他，拉屎拉尿的就拿我这破衣服垫着！”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了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虽然不大听得懂这两个司机的对话，也都笑起来了。刚才那沉默、苦痛的空气一下子变成了愉快的，那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